

北方民族史译丛

蒙古西征研究

[俄] 皮库林等 / 著 陈弘法 / 译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北方民族史译丛

蒙古西征研究

[俄]皮库林等 / 著 陈弘法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古西征研究 / (俄罗斯) 皮库林等著；陈弘法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4.9

(北方民族史译丛)

ISBN 978—7—204—13068—9

I. ①蒙… II. ①皮… ②陈…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蒙古时期 IV. ①K24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0241 号



作 者 [俄]皮库林等
译 者 陈弘法
选题策划 樊志强
责任编辑 樊志强 王 静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bs.com>
印 刷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60 千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00 册
书 号 ISBN 978—7—204—13068—9/K · 655
定 价 34.0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前　　言

蒙古西征，是十三世纪发生在亚欧大陆上的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不但同时代人为之震撼且为之惊恐，而且历代各国史家围绕这件大事研究不止且争论不休——记述者有之，议论者有之，诬蔑者有之，赞美者有之。众口千词，不一而足。

重要的问题在于我国史学家的声音。我国史学家对此问题多有涉及，但是，资料表明，迄今为止，我国似乎还未有一部系统而详细论述蒙古西征的权威性史书问世。这说明，对蒙古西征史的研究在我国蒙古史学界还相对比较薄弱。

历史研究，史书编撰，基础在于史料搜集。本书名曰“蒙古西征研究”，实际上是为我国能够尽早出版一部真正的“蒙古西征史”提供来自原苏联历史学家的记述和观点，而原苏联历史学家在记述过程中又引用了事件发生地国家大量原始史料以及当代历史学家的论述。因此，本书与其说是研究，莫如说是提供史料更为妥帖。

如果本书的出版能为我国蒙古西征史研究特别是西征史专著的早日问世提供某些史料，起到某种助推作用，那末出版目的就达到了。

目 录

一 成吉思汗征服东突厥斯坦(1218 年).....	1
二 成吉思汗征服花刺子模(1219~1220 年)	28
三 成吉思汗征服阿富汗(1220~1222 年)	69
四 蒙古征服亚美尼亚(1236~1335 年)	81
五 蒙古征服和统治俄罗斯(1237~1480 年).....	108
六 蒙古征服东欧(1241 年).....	140
七 蒙古征服和统治伊朗和阿塞拜疆(1256~1353 年).....	163
编译者后记	202

一 成吉思汗征服东突厥斯坦(1218年)

本文根据原苏联历史学家马·库特鲁科夫《蒙古人对东突厥斯坦的统治》(载论文集《鞑靼—蒙古人在亚洲和欧洲》,莫斯科,1977年;下同)一文编译而成。

马·库特鲁科夫是原苏联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员,中亚和东突厥史专家,著有《清代中国与霍罕国之关系》、《1944年至1949年新疆的民族解放运动》等。

本文引用的史籍除汉文史籍《元史》外,尚有波斯文史籍拉施特丁《史集》(十三世纪)、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十三世纪)等,阿拉伯文史籍捏萨维《算端扎阑丁传》(十三世纪)等,当代原苏联历史学家弗·弗·巴托尔德《成吉思汗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七河地区史纲》、《成吉思汗王朝》和《突厥斯坦文化生活史》,德·伊·吉洪诺夫《十至十四世纪畏吾儿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等。

众所周知,十三世纪头二十五年中,东突厥斯坦为成吉思汗所征服。由于这里的统治者没有对蒙古军队进行抵抗,因此该地没有遭到蒙古征服者在其他国家如中亚各国进行军事对抗时出现的那种劫掠和破坏情况。然而,即使如此,蒙古征服者此后在东突厥斯坦的统治也为该地带来了严重后果。

弗·弗·巴托尔德在谈到蒙古人征服中亚时指出:“我们知道,比如说,进行过顽强抵抗的城市……遭到的命运尤为悲惨,好似从地球上被抹掉一般,只有此后才得以重建,并继续存在几百年;而那些自愿向征服者投降的居民们,则可将其所在城市完整地

保存下来,然而城市生活却也完全衰败下去。”^①

七河流域和东突厥斯坦的情形恰恰如此。蒙古人在这一地方没有遭到抵抗,因此城市没有遭到破坏,但是在他们来到这里的三十年之后即十三世纪五十年代,若干城市消失,游牧民的牧场得以扩大。蒙古征服者的统治,给这里的经济文化带来了消极影响。

蒙古封建上层建立起残酷压迫的制度,劳动群众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

沉重的赋税压在农民和手工业者头上。整个地区和城市被奉送给蒙古诸汗和军事长官;蒙古诸汗和军事长官将农民和手工业者变成农奴,以供养他们自己。

十三世纪六十年代,蒙古开始的长期内讧之争也波及到畏吾儿地面和东突厥斯坦,并在这里的经济生活中反映出来。畏吾儿地面像别失八里、亦刺八里、阿力麻里、哈刺火州等城市,在成吉思汗继承人在位时开始衰败,到十四世纪被察合台王朝征服后变成废墟,城市生再活也无法恢复。

这种情景,我们在该地区南部可失哈耳地区也可看到。城市的荒废,在很大程度上与该地区经济的共同衰落以及该地区同邻近地区贸易关系停顿有关。

巴儿术、曲出律与成吉思汗之间的关系

长期以来,蒙古人的征服对中亚和中央亚各国历史发展的影响问题,在历史著作中未能得到正确阐释。以此为题目的论著中,弗·弗·巴托尔德的作品占有特殊的地位。他的著作尽管有很大影响,但是他对蒙古人的征服问题所作的总的评价,却不被苏联历

^① 弗·弗·巴托尔德:《突厥斯坦文化生活史》,列宁格勒,1927年,第85页。

史学界所接受。弗·弗·巴托尔德及其学生对于蒙古大军破坏中亚的程度以及该地区和其他地区各国此后在经济文化上出现的衰败事实,估计不足。历史事实只能使我们对蒙古人征服中亚和其他国家及其统治后果,作出否定的评价。

如蒙古时代诸编年史所载,成吉思汗领导的蒙古人于 1205 年、1207 年和 1209 年三次对位于中国西北部的唐古特人国家西夏进行了劫掠性征讨。结果,唐古特国王龙一失都儿古附蒙,并将女儿献给成吉思汗为妻^①。1207 年至 1208 年,成吉思汗征服色楞格河与叶尼塞河之间地域内的“森林百姓”^②。

与此同时,吉利吉思人被征服。1208 年,成吉思汗在也儿的石河畔最终打垮乃蛮部和篾儿乞部。乃蛮汗屈出律投奔哈刺契丹。^③

1209 年,畏吾儿地面统治者^④巴而术亦都护起兵反对辖制他的哈刺契丹人,并且派出贴身使者向成吉思汗致函,与之结盟^⑤。哈刺契丹设置于畏吾儿地面的地方官少监被起事者所杀^⑥,这一事件成为东突厥斯坦穆斯林开始进行解放运动的信号。起事者们与乃蛮汗屈出律联合起来,终于在 1211 年推翻了哈刺契丹在东突厥斯坦的统治^⑦。但是,等屈出律当政之后,却开始排挤东突厥斯坦

① 拉施特丁:《史集》,第 1 卷,第 1 册,莫斯科—列宁格勒,1952 年,第 143—144 页。

② 弗·弗·巴托尔德:《蒙古人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载《著作集》,第 1 卷,莫斯科,1953 年,第 459 页。

③ 同上,第 426 页。

④ 在史著中,畏吾儿地面通常是指包括乌鲁木齐、吐鲁番、哈刺火州、哈密力(哈密)在内的东突厥斯坦的东北部及与之毗邻的库尔扎[伊宁]东南部。

⑤ 亦都护写道:“大汗之高尚品德,仆已闻之。仆憎恨契丹人;愿归贵国之心久已有之,惜无机会,今时机来到,天使降临,仆极愿见到大汗全体臣民。”(康·多桑:《从成吉思汗至跛子帖木儿之蒙古史》,第 1 卷,尼·科兹明翻译并作前言,伊尔库茨克,1937 年,第 246 页,注释 5)。

⑥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抄本,藏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第 4567 号,第 24 张。

⑦ 弗·弗·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 427—431 页。

的穆斯林，结果又导致了一场反对屈出律的起义。^①

成吉思汗得知哈刺火州和东突厥斯坦有关事件的消息之后，以十分友好的态度接见了亦都护派来的使者，并遣使传语：“令亦都护前来，我将赐以女，可为（吾）第五子”^②。巴而术携金银、珍珠、丝绸来到蒙古，献给成吉思汗，以示归顺之意。成吉思汗优渥待之，还将阿勒屯别吉公主下嫁给他^③。从此，畏吾儿地面继成吉思汗四子兀鲁思之后，成为第五个兀鲁思。亦都护本人也被当做第五个儿子^④。据《史集》载，这一事件当发生在回历 607 年（公元 1210~1211 年）^⑤，亦即成吉思汗伐金之战的前夕。这一年代可以看做是畏吾儿亦都护与成吉思汗结盟的起始年代。

同年，成吉思汗还接受了哈刺契丹古儿汗先前另外两个附国国王对他的朝觐。一个是哈刺鲁突厥人的首领阿尔思兰汗，另一个是阿力麻里的统治者布匝儿（斡匝儿）。这两个人彻底脱离哈刺契丹，向成吉思汗称臣。布匝儿还将自己家族的一名女郎献给成吉思汗为妻^⑥。

一方面，成吉思汗远征西方开始之前，畏吾儿人、哈刺鲁人和其他民族的驻地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归附成吉思汗，乃是成吉思汗玩弄外交手段的成果；另一方面，这些民族的统治者自愿臣服于

① 弗·弗·巴托尔德：《论蒙古人到来之前突厥斯坦的基督教》，载《著作集》，第 2 卷，莫斯科，1964 年，第 207 页。

② 谢·安·科津：《蒙古秘史》，第 1 卷，列宁格勒，1941 年，第 174 页。

③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第 18 张乙—19 张甲；还可参阅拉施特丁：《史集》，第 1 卷，第 1 册，第 148 页。不过拉施特丁指出，与阿勒屯别吉成婚一事因成吉思汗去世而未能进行。亦都护即回到别失八里。窝阔台汗登基之后，完成父命，将阿勒屯别吉赐配亦都护。但是在亦都护未到蒙古之前，阿勒屯别吉死去。之后，窝阔台汗又将阿刺只别吉许配亦都护。但是在她未到亦都护处，亦都护即已逝去。其子怯失迈因登基，娶了阿刺只别吉为妻。参阅拉施特丁：《史集》，第 1 卷，第 1 册，第 148 页。

④ 《新元史》，第 104 卷；还可参阅康·多桑：《多桑蒙古史》，第 82 页。

⑤ 拉施特丁：《史集》，第 1 卷，第 2 册，第 154 页，191 页。

⑥ 同上，第 1 卷，第 1 册，第 151 页。

蒙古人，也是当时中央亚形势导致的结果。

畏吾儿人和哈刺鲁人举事之日，正是哈刺契丹人在中亚的长期统治处于内部分崩离析之时，也是一个由七河流域到可失哈耳的新国家实际上正在出现之时。这个新国家的首领是乃蛮人的领袖屈出律汗。他利用中亚造成的有利政治形势（花刺子模沙摩诃末占领撒麻耳干和不花刺），登上哈刺契丹国的王位。屈出律企图征服先前脱离开哈刺契丹的全部领地，于是对这些地区发动了一场毁灭性的战争^①。结果，畏吾儿人和哈刺鲁人决定归附强大的成吉思汗，以寻求庇护。

畏吾儿统治者依靠蒙古人的帮助，很快结束了自己依附哈刺契丹人的境况。与蒙古征服者结盟，还使封建主们借机掠夺其他被征服民族而大发其财。

但是，畏吾儿人承认归附地位，首先就意味着他们事实上也丧失了独立地位，意味着经济文化生活要受蒙古军事封建上层的统辖。而这种情况又会导致畏吾儿人的分裂和国内物力、人力资源的枯竭，结果就使国家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出现衰败的局面。这样，在此后若干世纪中，畏吾儿地面一直未能摆脱停滞不前的状态。

东突厥斯坦的其他地区也像畏吾儿地面一样，只消蒙古军队一次进击，便毫不抵抗地归附了蒙古国。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屈出律对穆斯林推行宗教压迫政策造成的结果。

据志费尼记载，屈出律和其他乃蛮人一样，原先信奉基督教；

① 屈出律的第一个牺牲品是布匝儿（斡匝儿）——阿力麻里汗。据志费尼说，屈出律的士兵在狩猎时偶然将他捕获，而后奉屈出律之命将他处死。阿力麻里也被围困并攻克。但是可失哈耳和和阗的居民却拒绝归顺屈出律。屈出律派往可失哈耳的地方官——原可失哈耳汗（阿儿思兰汗阿不勒·法塔赫·穆罕默德）之子还未进城，就被造反的异密们杀死。为了惩罚杀死地方官的可失哈耳人，征服该地区，屈出律派兵在收获季节进行劫掠。此后，他每过二三年即劫掠一次，结果可失哈耳人迫于饥荒而不得不归顺之。参阅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第33张乙。

后来受妻子即古儿汗公主的影响,改信佛教。他用武力征服和阗和可失哈耳之后,决定强迫这些地方的居民放弃伊斯兰教信仰,或者改信他推荐的基督教,或者改信他推荐的佛教^①。志费尼写道,他甚至强迫穆斯林穿契丹服装。穆斯林公开的祈祷活动被禁止,不服从者受到他派兵借宿这种方式的惩罚,也就是说,他让士兵住进穆斯林家里,指使士兵千方百计迫害他们^②。因为反抗屈出律,和阗的伊祃木阿刺丁被钉死在他的寺院门上。^③ 弗·弗·巴托尔德认为,屈出律仇视伊斯兰教的原因之一,是惧怕东突厥斯坦穆斯林在花剌子模沙摩河末的支持下发动解放运动。

1218年,成吉思汗派遣哲别那颜率20000大军征讨屈出律。哲别一到,便宣布说,每个人均可“保留原来的信仰,遵循祖辈的道路”。可失哈耳居民于是立即举事反抗屈出律,把屈出律安顿在他们家中的士兵通通杀死。屈出律本人逃到巴达哈伤,在那里的撒里桓被蒙古人捉住杀掉^④。

拉施特丁证实说,蒙古人没有抢劫东突厥斯坦和平居民的财物。但是他们得到了许多掳获物,以致哲别得以向成吉思汗贡上1000匹白面马^⑤。

蒙古汗与畏吾儿上层的关系

东突厥斯坦和七河流域被占领之后,便为在当时来说数量最为庞大且用攻城技术武装起来的成吉思汗大军进攻花剌子模沙国打通了道路。进攻花剌子模的借口是所谓讹答刺事件:成吉思汗

① 同上,第34张甲。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第34张,第35张。

⑤ 拉施特丁:《史集》,第1卷,第1册,第194页。

从东突厥斯坦派遣出去的商队(450人)全部遇难^①。

根据成吉思汗的命令,包括畏吾儿人在内的所有被征服各族,均需为他们出征大军提供士兵。志费尼写道,在成吉思汗西征途中到达卡牙里时,带着队伍加入蒙古大军的除了当地哈刺鲁统治者阿儿思兰汗外,还有阿力麻里的孙子忽儿的斤和畏吾儿亦都护巴而术^②。《元史·巴而术传》也谈到,他参加过对乃蛮人之战,杀了太阳汗的四个儿子,还亲自率万名畏吾儿大军征讨穆斯林国家,围攻讹答刺和你沙不儿,帮助成吉思汗摧毁唐古特人西夏国。巴而术后,他的次子火秃儿的斤继承王位;火秃儿的斤死后,其子马木刺的斤继承王位。蒙哥汗在位期间,马木刺亦都护曾率万名大军参加过征讨中国南方的战斗^③。

参加蒙古汗掠夺性远征的畏吾儿人不仅有亦都护的军队,还有一些畏吾儿封建主也带领手下军队加入蒙古军的行列。畏吾儿人昔班传载:“(其)父阙里别斡赤……闻太祖西征(应为北征——编译者),领兵来归。从征回国”^④。

拉施特丁证实,由畏吾儿人、哈刺鲁人、突厥蛮人、可失哈耳人和苦叉人组成的军队,在万户长灭里沙的统率下,在呼罗珊之战中站在成吉思汗一边^⑤。另一个畏吾儿人阿里巴黑失也统率千名畏吾儿士兵参战^⑥。

① 安—捏萨维:《希拉特·阿斯一算端·扎兰丁·曼库别尔提》[《算端扎兰丁传》],第14章,第32页;译文见《吉尔吉斯族和吉尔吉斯历史资料》,第1辑,莫斯科,1971年,第91—92页;还可参见弗·弗·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492页。

②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第49张乙。

③ 《元史》,第122卷,第2叶背面。

④ 参见上书第134卷,第4叶正面;引文据阿·加·马里亚夫金:《十三世纪的吐鲁番畏吾儿国》,载《哈萨克加盟共和国科学院乔·瓦里哈诺夫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著作集》,第15卷,1962年,第62页。

⑤ 拉施特丁:《史集》,第1卷,第1册,第100页。

⑥ 同上。

畏吾儿军队参与成吉思汗的征讨战争，肯定要影响到东突厥斯坦的经济生活，参战的畏吾儿人常常不能生还，留驻征服地区的人还得担当驻防任务。

得利于蒙古汗征讨而发财致富的只是畏吾儿封建主。他们因劫掠和受赏而富裕起来。许多封建主当上了被征服地区城市中的蒙古地方官吏（达鲁花，或曰达鲁花赤）。比如，成吉思汗曾任命一个名叫哈刺亦哈赤的人的儿子为某城达鲁花，并发给他金符^①。另一个名叫阙里别斡赤的畏吾儿人，因参加征讨扎阑丁而得到封地（200户），并被委任为坤闾城的达鲁花。^② 在满洲地区打过仗的畏吾儿人撒吉思获达鲁花官衔，并因战功而得到千顷（合6144公顷）封地^③。这类例子还有很多。

许多畏吾儿封建主凭借掠夺和剥削被奴役国家的居民而致富。比如，畏吾儿将领阿里海牙参加过征服中国南方的战争，在荆湖（湖北省）抓到3800户农民，将这些农户变成家奴^④。

畏吾儿封建主甚得蒙古汗的信任。他们甚至担任国家的要职。志费尼和拉施特丁都提到过一些在成吉思汗及其继承人手下任过要职的畏吾儿官吏的名字。其中之一是塔塔统阿，他当过乃蛮汗的掌玺人，后来在成吉思汗宫中也担任同样的职务。此外，他还奉命教汗太子学习畏吾儿文。蒙古人沿用了畏吾儿人的文字^⑤。

在蒙古汗宫中有许多畏吾儿高僧、语言学家、天文家和数学家，其中之一是畏吾儿人阿台萨理。他是中国元朝王宫中的著名佛教高僧，在向蒙古人传播佛教方面起过很大作用。其子孙也是佛教徒，都因传播佛教有功而得到蒙古汗的封号。还有一个畏吾

①《元史》，第124卷，第4叶。

②同上，第134卷，第4叶。

③同上。

④《中国史纲（从古代至鸦片战争）》，尚钺主编，莫斯科，1959年，第369页。

⑤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第13张乙。

儿人叫(叶)仙鼐,他任过西道都元帅^①。另有一个畏吾儿人镇海,在窝阔台(1229~1241 年)和贵由(1246~1248 年)两位大汗执政时当过宰相^②。此外,一些畏吾儿人受大汗委派,率使团出访过。比如,亦黑迷失作为汗的使臣访问过马八儿和海外其他国家^③。

弗·弗·巴托尔德说过,畏吾儿人是蒙古人最初的老师,也是蒙古帝国的第一批官员^④。畏吾儿人在管理被蒙古人征服国家方面,发挥过很大作用。比如,拉施特丁就证实过,蒙古人在阿姆河以南所占领地方,即呼罗珊和伊朗,授权畏吾儿人阔儿吉思进行管理。他使呼罗珊和祃拶答而走上正规^⑤。拉施特丁还作过如下记载:中国北部交给撒希卜·马合木·牙老瓦赤进行管理。马合木·牙老瓦赤过去曾担任过成吉思汗在马维兰纳儿的地方长官。其子麻速忽伯管理过马维兰纳儿、东突厥斯坦和畏吾儿地面,直到去世(1289 年)为止^⑥。

同时,蒙古统治者还将蒙古人和汉人派往中亚、东突厥斯坦,在这些地方的国家机构中服务^⑦。

如此看来,主要用异族人参与对每个被征服国家的管理,乃是蒙古征服者的一种策略。蒙古人作为游牧民,文化水平低,缺乏管理被征服民族的经验,也是他们吸收穆斯林人为之效劳的一个原因。

在蒙古人将被征服地区的地方政权机构交给地方上层人物的同时,他们还派去蒙古官吏——达鲁花赤。弗·弗·巴托尔德认

①《元史》,第 130 卷,133 卷。

② 拉施特丁:《史集》,第 2 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60 年,第 102 页,120 页。

③《元史》,第 131 卷。

④ 弗·弗·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 1 卷,第 452 页,453 页。

⑤ 拉施特丁:《史集》,第 1 卷,第 1 册,第 142 页;第 2 卷,第 46 页。

⑥ 同上,第 64 页,120 页。

⑦ 弗·弗·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 543 页。

为,达鲁花的主要职责是:(一)登记户籍;(二)从地方居民中征兵;(三)建立驿站;(四)征收贡赋;(五)向汗宫进贡;(六)监督地方政府①。

在畏吾儿地面,国家首领名义上是当地世袭统治者——亦都护,亦都护领有地方官吏——都督、叶护、伯等。

然而,畏吾儿地面虽有第五兀鲁思之名,蒙古统治者对畏吾儿亦都护的态度却不是一贯不变的。初期,当成吉思汗要同东部的对手进行斗争时,他需要与西方国家包括畏吾儿亦都护在内保持密切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畏吾儿人只要表示归顺,缴纳贡品,蒙古人就已满足,既没有委派达鲁花,也没有规定税赋标准^②。但是一当蒙哥汗(1251~1259年)执政之后,蒙古人对待附属国的态度就变了。其部分原因是由于蒙古人在中国和西方取得了军事胜利。现在他们在畏吾儿地面执行的政策与在其他被征服各国执行的政策并无二致^③。除了地方官吏外,蒙古人还派来了达鲁花。达鲁花的主要任务是为蒙古汗搜刮民脂民膏。达鲁花一到,亦都护的权利,直到内部管理方面的权利,如征收赋税、监督徭役、考察吏行等,都受到了限制。

1251年,西准噶尔和可失哈耳被拼入察合台兀鲁思,而畏吾儿地面仍作为蒙古汗的附属国保存下来。

亦都护虽如原先那样算做是最高统治者,然而真正的国家大权却完全落入蒙古官员手里。畏吾儿亦都护在各方面均须服从蒙古当局的意志,完成它的指令。只要稍有差错,或违背成吉思汗的扎撒,他们就会受到蒙古人的严厉惩罚。比如,在畏吾儿人上层人

① 同上,第468页。

② 德·伊·吉洪诺夫:《十至十四世纪回鹘王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莫斯科—列宁格勒,1966年,第58页。

③ 同上,第50页。

士中甚有影响的亦都护萨伦的斤，就根据蒙哥汗的命令被处死^①。窝阔台汗执政末期，管理呼罗珊和伊朗的阔儿吉思，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拉施特丁说，他的罪名仅只由于说了对察合台妻不敬的话^②。

《维吾尔族简史》一书中说：“蒙古人向高昌畏吾儿国（即高昌回纥）委派达鲁花赤，对畏吾儿国之政治、经济、军事进行监督。他们在畏吾儿都城大量驻军，设置征税官和必阇赤；一旦打仗即派畏吾儿军队远征；高昌畏吾儿王亦都护必须服从和遵守蒙古人的法律。比如，萨伦的斤的仆人谎报其主要杀死领地内的所有穆斯林，于是蒙古汗便将（萨伦的斤）召至哈刺和林，投入监牢，而后将他杀掉。蒙古人常将畏吾儿人中有影响的上层人士召到蒙古或中国，对他们施行经常性的监视”^③。

蒙古人统治下东突厥斯坦百姓的生活状态

在被蒙古人征服的国家中，包括东突厥斯坦在内，农民由于力不胜任的捐税徭役以及官员们的胡作非为而痛苦不堪。

不去出征的畏吾儿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种植棉花，培育葡萄，繁殖牲畜。手工业和商业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封建关系在畏吾儿地面盛行，农民和手工业者必须定期向国家缴纳税金。蒙古人征服东突厥斯坦后，利用现成的封建封度为自己服务。在蒙古人的统治下，畏吾儿农民的农奴化程度更趋严重。蒙古统治者在将畏吾儿封建主委派为达鲁花赤的同时，还将农民与土地一起分配给他们。分配给封建主的附庸农民和土地，一般称为“因

①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第24张乙—25张，第27张乙。

② 拉施特丁：《史集》，第1卷，第1册，第143页。

③ 《维吾尔族简史》，乌鲁木齐，1960年，第24页（维吾尔文）。

主”。这种将农民和土地进行分配的“因主”制曾广为流行^①。

根据成吉思汗的命令,被编入某个千户、百户和十户的人,不能离开原来的主人而投奔另一个主人。逃亡者要处以死刑,窝藏者也要受到惩治^②。

实物地租依然是剥削农民的主要形式。同时,还存在着徭役地租。为国家服徭役这种形式十分盛行^③。每个农民须用货币和实物缴纳赋税,此外还须出徭役。出徭役表现在农民去完成一定的劳动或向国家提供所需马匹等方面^④。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摊派的赋税,常常使农民走向破产的境地^⑤。东突厥斯坦出土的一份文书有如下字句:“倘若每个男子缴纳双份赋税,今年我们必死无疑。只有汗的旨意才能免去我们的赋税”^⑥。不顾耶律楚材的一再建议而推行穆斯林商人包办征税的做法,更加重了农民的赋税重负。这种情况在中国有,在中亚也有^⑦。包办征税法为滥用职权大开了方便之门。

驿站差役是加在居民头上最为沉重的徭役。这种制度建立于1235年。每个农民均须轮流出差。驿站是为整个管理体系服务的,要运送大批使者、信使和官员,还要转送货物。

驿道主要通过畏吾儿地面,因此这里设立了大量的驿站。每个驿站驻有20名“兀刺臣”(驿卒),备有健壮的马匹,还养着供往来人员食用的羊群^⑧。

① 德·伊·吉洪诺夫:《十至十四世纪回鹘王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第128页—135页。

② 米尔洪德:《拉乌扎特·阿斯—萨法》(《净洁之园》),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第1813号,第5册,第287页。

③ 德·伊·吉洪诺夫:《十至十四世纪回鹘王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第97页。

④ 参阅上书。

⑤ 参阅上书,第99页—110页。

⑥ 参阅上书,第103页。

⑦ 尼·策·蒙库耶夫,《关于最初几位蒙古汗的汉文史料》,莫斯科,1965年,第58页。

⑧ 《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2版,莫斯科,1967年,第118页。